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餘話 第一卷

長安夜行錄

明洪武初年，湯銘之與文原吉二人，都因為精明練達，學問淵博，既有文才，又有處理政務的能力，而被當時的人所推崇。不久，秦王到所封的領地去，湯銘之被授右相之職，文原吉被授左相之職，一起隨從秦王前往封地。

當時天下太平，物產豐富，人丁興旺，關中又是漢朝和唐朝的舊都所在地，古代的遺蹟也都還存在，湯、文二人在輔導秦王佐理政事之餘暇，只是周旋在詩酒之中，或登臨遠眺山川，或尋訪古蹟幽蹤，未曾一日停止過。

一天，文公對湯公說：「漢代幾個帝王的陵墓，都在這裡，我們幸好沒有案牘的勞累，卻有賦閒的時日，登高賦詩，這恐怕是最好的時機吧？」府僚洛陽巫醫馬期仁說：「漢高祖劉邦的長陵、漢惠帝劉盈的安陵、漢景帝劉啟的陽陵以及漢昭帝劉弗陵的平陵，都在渭北咸陽平原上，高十二丈，周長為一百二十七步。只有漢武帝劉徹的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，高十二丈，周長一百四十步，陵墓的形狀方方正正，樣子像一隻倒覆的鬥；陵墓的東面是衛將軍衛青的墓；再向東是霍去病的墓，人們說樣子很像祁連山；西北，是丞相公孫弘的墓；往西一里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的墓。這裡的山川雄偉秀麗，與其它地方大不相同。你們如果想去遊覽，應該先從這裡開始。況且興平離這裡只有十八里地，一天功夫就可以到達了。」湯、文兩人都認為他的話很有道理。

第二天，湯、文兩人就前往茂陵，馬期仁也隨從前去，當時是九月二十日。等到回來時，走到半路上，馬期仁騎的馬疲憊無力，追不上湯、文兩人，於是只好放鬆繩繩慢慢前行，不知不覺天就黑了。路又遠，天又黑，快到二更天的光景，禽鳥在天空中驚叫，狐兔在路當中奔跑，馬期仁心中十分恐慌，但一邊害怕，一邊還是照樣趕路。

一會兒，他看到前面隱隱約約有燈光，猜想不遠的地方有住著人家，就揮鞭催馬向前。到了那裡一看，果然是一所民宅，但見雙門大開，燈還沒有熄滅，馬期仁下了馬，把馬拴在庭院裡的大樹上，進去坐在客位，很長時間沒有一點動靜，他又不敢貿然敲內院的門，只好屢屢咳嗽，讓他們知道有人來了。過了一會兒，一個僕人從便門跑了出來，問馬期仁是從哪裡來的？馬期仁就把情況如實地告訴他，這僕人「唯唯」答應著便又去了。

沒多久，主人從內院跑了出來，原來是一個青年男子，穿著韋帶布衣，一副無拘無束的樣子，相貌長得溫和純正。

他向馬期仁作揖說話，言辭簡約得當，不過問些旅途勞頓的話而已。喝完茶，主人將馬期仁迎入中堂。這堂屋的規模形制看起來幽雅可愛，陳設的花卉芬芳撲鼻，桌幾雅致清潔。

坐下來之後，主人就叫自己的妻子出來拜見馬期仁。馬期仁一看，真是國色天香，年齡約二十多歲，略施脂粉，穿著平常，不愛濃妝豔抹，往來於薰香的煙霧和燈燭的光亮之中，柔婉美好，就像是神女仙子。馬期仁私下尋思那青年男子是平常人，但妻子卻如此美貌，一定是精怪，但也不敢多問。

一會兒，主人擺設酒肴，杯盤羅列的東西，雖然算不上很豐盛，但是新奇精美，大概不是人間的飲食。那青年男子屢屢勸酒，樣子十分殷勤。酒喝了一半，夫妻二人一起站起來拜揖說：「馬公是貴人，前程遠大。我們有小小的懇求，想托馬公昭雪於世。」馬期仁說：「你們夫婦是什麼人？所懇求的又是什麼事？」那青年說：「馬公不要恐慌，我們會以誠相告。我們是唐朝人，居住此地已經七百年來，從來沒有人到過這裡。今天馬公光臨，恐怕是天意吧？我們能昭雪於世，是一定的了。」馬期仁說：「願意聽聽詳細的情況。」不想那青年羞愧低頭，想說又沒有說。這時，他的妻子說道：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！我來說吧。我的丈夫是唐開元年間長安的賣餅師傅，謙讓皇位的李憲做寧王時，在興慶坊建造府第，我們家正好靠近王府。我的丈夫本來是個儒生，因為知道定會發生安祿山、史思明之亂，就以賣餅自隱自晦。我也親自操持家務，洗碗賣餅，從不敢以乾此家務活為恥辱。一次，寧王經過我們家門口，看到我就喜歡上了，而我的丈夫又不能保護自己的妻子，於是就被寧王奪去了。我從踏入王府，就以死發誓，整天不吃飯，整天不說話。寧王派人對我百般勸說，我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。一天晚上，寧王召見我要幹那種事，我推托經期來臨，不能同房，終於獲免。這樣有一個多月，寧王對我無可奈何，只好罵了我一頓打發我回家。

當時的史官因為失落了我們夫婦的姓名，就沒有記載，只有唐代的《本事集》說：『唐寧王的府第旁，有一個賣餅者的妻子，長得很漂亮。寧王娶入府中一年，問她：還想念賣餅的丈夫嗎？就把賣餅的人召來使他們相見，兩人相見後淚如雨下，寧王憐憫他們，就讓賣餅人的妻子回家了。』實不知我進入王宮前後總共只一個月，他卻說有一年；我拼死才得以被遣送出王府，他卻說召我丈夫讓我們相見；寧王確實沒有問過我那句話，也未曾召我丈夫到過王府。深加誣蔑到如此地步，還有什麼可以忍受的？而塵世中的無聊文人卻有寫《餅師婦吟》來吟詠我這件事的，也都誇耀他們的才能，過分渲染，以至有一句詩說：『當時夫婿輕一諾，金屋茆簷兩迢遞。』老天啊！回想那時，實在是形勢所迫，寧王的氣勢盛熾，我丈夫還敢喘一喘大氣麼？今天以『輕一諾』來作為我丈夫的罪名，難道不冤枉麼？我們所說的有懇求拜托馬公的就是這件事。」

馬期仁聽完說道：「像你這樣守節，實在值得贊許，正應該秉筆直書，來振奮風俗，卻讓它默默無聞，怎麼會不抱恨九泉之下、含冤於百世之後呢？我馬期仁雖然不才，以文辭濫竽充數，但是應該為你顯揚出來。只擔心此事傳說已久，世人拘泥於舊說，一旦糾正，不免讓人懷疑。我希望能知道你們的姓名錶字，來補正史官的缺失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？」那青年聽了，一臉不高興的樣子，說：「假如顯揚我們的姓名於人間，那麼，我們抱愧就更加沒有窮盡了，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。」馬期仁說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青年說：「只求把以前人們訛傳的事，辯正一下就足夠了。」馬期仁又問道：

「歷史上說寧王這個人在事機萌發之前就表現十分明智，堅決辭讓太子之位，堪稱宗室中的傑出人物，難道他會做這等不仁道的事嗎？」青年說：「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，還值得奇怪麼？但是在當時幾個宗室王中，寧王還算得上是最喜歡讀書好學的了。雖然他仗恃皇帝的恩寵，做些糊塗的事，但看到我的妻子用禮來堅持操守，到底不忍侵犯她。而其他宗室王的所作所為，那就不值得一說了。像岐王李范用餐，從來不擺設桌子，總讓各舞妓手捧器皿，讓他品嚐。申王遇到冷天從不烤火，而是把兩隻手放在歌伎的懷中，一會兒就換好幾個人。薛王李業則把木頭雕刻成一個美人，讓木人穿上青衣，晚上宴飲時就擺設木人執持燭火，伎樂雜亂，歌舞繁多，那燭火特別奇怪，客人如果想發狂取樂，燭火就黑暗如漆，等事情完畢，燭火又亮了起來，也不知他玩的什麼法術。諸如此類的事情，難以一一列舉，無非是窮奢極侈，毀壞並完全拋棄禮儀法度。假如我妻子落在他們手中，難道還再能出來麼？那麼，這麼說起來，寧王的賢惠德行又不可不知道了。」酒宴完畢，夫婦兩人各贈一首詩給馬期仁，丈夫的詩為：

少年十五十六時，隱身下混屠販兒。乍可無營坐晦亦，不說有學行求知。四時活計看罇罍，八節歡情對酒卮。紫糖旋瀉光滴乳，白面新和軟截脂。

大堪納吉團遮篋，小可充盤圓疊棋。火中幻出不虧缺，素手纖纖擎日月。漢賢逃難親曾賣，今我和光還自匿。室中萊婦知同調，窗下儒仲敦高節。自從結髮共糟糠，長能舉案供薇蕨。怡怡伉儷真難保，布服荊釵有人悅。樂昌明鏡一朝分，奉倩寸腸中夜絕。內家非是少明眸，外舍寒微豈好逑？寶位鴻圖既雲讓，柳姿蒲質底須留？貧賤只知操井臼，凡庸未解事王侯。去劍俄然得再合，覆流信矣可重收。

願揮董筆祛疑惑，聊為陳人洗愧羞。

他妻子的詩為：

妾家閩闕本尋常，茆屋衡門環堵牆。辛勤未暇事妝飾，婉婉惟知佩禮章。前年嫁得東鄰子，博學多才貫經史。致身不願取功

名，鬻餅寧甘園閭裡。

朝朝日出肆門開，童子高僧雜拌來。得錢即已隨閉戶，促席相看同舉杯。何期忽作韓憑別，赴水墜樓心已決。紅蓮到處潔難污，白璧歸來完不缺。當代豪華久已亡，貞魂萬古抱悲傷。煩公一掃荒唐論，為傳染鴻與孟光。

馬期仁吟詠賞玩再三，然後放進袋中。那青年就讓僕人引導客人到東廳客房睡覺。一會兒，只聽得遠方寺廟的鐘聲敲響，鄰村的雄雞啼唱，天色微明，曙光淡弱。馬期仁張開眼睛一看，只見身上沾滿了露水，濕淋淋的，馬正在一旁不停地吃著草。他環顧四面，靜悄悄的，昨晚看到的景物，全都沒有了。馬期仁回去之後，把詩呈送給湯、文兩公看，他們都很欣賞，認為確實得唐詩真傳，就命工匠把這兩首詩鐫刻在郡國東壁上，讓它永遠流傳。後來，馬期仁果然憑借文才學問升官做了翰林，八十九歲才亡故，符合「前程遠大」

的說法。湯銘之後來做了吉安太守，聽說還經常對人們說起這件事的詳細情況。

聽經猿記

江西廬陵郡的屬邑吉水縣，有一座東山，盤互近百里，雄鎮一方，山色秀麗清奇，看上去就像一幅畫。後唐天成年間，有位修禪師，在東山絕頂處用茅草建造了一座庵廟修行。這裡樹木茂密，道路崎嶇不平，常年累月，人跡難得到此。只有砍柴的人深入此地時，看到修禪師坐在鬆樹底下，總有群鳥銜著野果停集在他面前，而修禪師則將野果一一拿來食用，吃完了，群鳥也就飛去了。那些打柴的人偶爾把這件事告訴了別人，於是好事的人相繼到草庵探訪。禪師正在鼾睡中，兔子為他暖腳，小鹿在牀邊護衛。眾人感到十分驚奇，於是競相為禪師清除地皮，搜集木材，準備建造一座大的寺廟。

開工之前，禪師召集工匠告誡他們說：「你們手藝人一定會喝酒吃肉，此處的山神老虎十分厲害，不可輕易冒犯，怎麼辦？」匠人齊聲回答說：「願意斷葷戒酒來建造廟宇。」

禪師點頭同意了。

經過一個多月，有一個工匠忽然想肉吃，實在不能忍受，所以就跑下山，好幾天之後才回來。這天，他正在砍削木頭，忽然兩隻老虎跳過牆壁進來，站在工匠面前，一左一右盯著他，發出咆哮吼叫的聲音。那人驚恐萬狀。禪師說：

「一定是你犯了戒，你還是老實招供為好，我自會讓老虎走開。」工匠解下腰間的布袋交給禪師，說：「正好經過醪橋集市，買了一塊熟牛肉，帶來作下飯的菜，再也沒有其他了。」

禪師說：「這就對了。」於是把牛肉截作兩段餵了老虎，撫拍虎背說：「老虎姑且回去吧。」話音剛落，虎就隱沒不見了。

於是人們更加欽敬禪師。自此以後，金銀財帛的施捨，就像川河彙集一樣地到來，廟宇壯盛嚴整，沒有多少日子就建成了。

廟宇落成之後，禪師說法以報答各位施主，講說闡發佛經妙義，說得天花亂墜。一會兒，禪堂下忽然湧現出五口井來，井裡滿貯米、面、油、鹽、蔬菜，把這些東西拿來施飯食給眾人，不多不少正夠。禪師說：「這是五方龍王的貢獻，救濟匱乏的人，可以把這座山命名為龍濟山，把這寺廟命名為清涼寺。」現在那四口井已經湮沒，只有一口井還在。寺廟前有許多高大的樹木，遮天蔽日。樹下有平坦的大石，禪師每每席地而坐坐在上面唸經，日日如此，成為常例。

不想有一隻老猿猴棲息在樹間，天天偷聽禪師唸經，並且偷看禪師已經眼熟了。一天禪師偶爾有事離開，老猿猴就從樹上下來，穿上袈裟，從大石上拿起佛經閱讀。禪師回來正好撞見，老猿慌忙中踉踉蹌蹌地逃走，禪師沒有多問，也未把這件事告訴給其他僧人，只是心裡記住了它，說：「這只猿猴已經領悟了佛法。」第二天，果然有峽州袁秀才來訪，禪師知道他來了，就請他進來相見。袁秀才穿著黑衣，戴著黑頭巾，風彩神態質樸。行禮完畢，秀才告訴禪師說：「我姓袁，單名遜，表字文順，峽州人氏。家族龐大並且興旺，但是都無意仕途，只有我袁遜有志於功名，想到京城求個一官半職做做。明宗李嗣源是胡人，晚年很昏庸，所以賢良優秀的人才，沒有一個能得到提拔，我滯留京城幾年，竟然一事無成。後來，有一個知己的朋友，推薦我做端州的巡官。

我考慮那是有瘴氣的地方，窮山惡水，心裡非常不願意去。

那個朋友就勸我說：『你窘困到這種地步，還有功夫選擇地方嗎？』不得已，我才帶著家屬去走馬上任。可是還不到一年功夫，大小老婆及子女都死掉了，只留下我憔悴一人，於是我也不再做官了。每每往來於江湖之間，只是遊山玩水，謝絕名利場上的紛亂；問道參禪，談論佛經中的空空之道。

聽到高僧在這裡建立大法幢，我不怕路遠而來，請求能夠依止這塊淨土。皺眉蹙鼻，本來不是嗜酒如命的陶潛；伸手推敲，倒很想那個苦吟詩句的賈島。如果承蒙大師不嫌棄我，我還有什麼可追求的呢？」說著，當即拿出一封信交給禪師，原來是拜師的書札。信用的是駢文體：

我私下以為區區夢幻之身，是因為前生造孽；熟悉三峽佈滿煙霞的道路，也是結了個好因緣。凡是處在天地之間，都處在輪回之內。我恭敬地致書龍濟山主，修公大禪師座下：

你靈性渾融如朗月，雙目識破一切世事。推衍術數確實比圖澄高明，涅露神通完全超過了杯渡。

菩提本無樹，講佛法高出同輩；松柏枯倒變為柴薪，把浮名世事等同於泡影。十方瞻仰，四眾歸依。像我袁遜這樣的人，不過是天地間一根毫毛，只能在山林活動，悲來抱樹，有誰可憐我傷弓之鳥的悽慘；途窮則遁入樹林，哪有時間選擇好樹居住。無家可返，有佛堪依。心中哀痛妻子淪亡，蹉跎歲月使功名無著。逢人舞劍，素來不是通臂之才；過寺題詩，忽然興起歸山之興。天旋地轉，無端變化經過了多少次湮沉；春去秋來，管什麼繁華有枯槁。想要出類而拔萃，除非舍妄以歸真。請大師指引迷途，讓我步入涅槃之路；導領我登上覺岸，攀上般若之舟。我衷心希望你慈悲，和南攝受！

禪師看完，對他說：「絕好的文才，同時又通佛典，承蒙你不以此地為僻遠，定能使佛寺增添雄偉宏壯的氣象。只是有一件事不便，我不敢不告訴你。」袁遜說：「什麼事？請您明示。」禪師說：「你如果頂著頭巾蓄起頭髮修行，在我們佛教裡就叫做獼猴戴帽，並不就像人；如果即刻讓你剃去頭髮穿上僧衣，在你們教派就叫做打著儒家的名義，卻是墨家的行動。像這樣兩種情況，你怎麼處理呢？」袁遜恭敬不安，好像臉上還有幾分愧色。過了很久，才說道：「只要心向禪宗，又何妨通俗的打扮？希望不要拘泥於外形。倘若能夠食用吃殘一半的山芋，那李泌自然是俗人；能夠補寫未抄完的佛經，房難道不是僧徒麼？佛門廣大，什麼人不能包容呢？」禪師說：「像你這番話，真可以說是朝三暮四的猿人了。」袁遜說：「為什麼這樣厲害地諷刺我？」禪師說：「隨便說說而已。」於是禪師就把袁遜留在西館，讓他教教小和尚。

袁遜雖然天分聰明，文詞敏捷，但是玩耍騰躍屋樑，喜歡作小孩子的樣子。有時他在牀上結跏趺坐，用被子蒙住頭，讓僧徒向他禮拜，說：「這是白衣觀音現身了。」有時又在佛龕中張開兩腿像簸箕那樣坐著，用深藍色的染料塗在臉上，讓廚工向他致敬，說：「這是洪山大聖前來監督齋食。」

有時他又會把蛇放在碗鉢中，說這是降龍；有時還將貓兒縛在座位下面，把這叫作伏虎；像這樣的情況不一而足。寺裡的僧侶很討厭他，就向禪師稟告。禪師笑著說：「這不過是故態復萌罷了，好好對待他。」眾人於是不敢再說，而袁遜也依然如故。但是山中景物，經過他題寫吟詠的很多，以至多得不能全部記錄下來，這裡僅僅抄錄其中寫得特別好的一小部分：

題解空寺

古塔凌空玉筍高，斜陽半壓水嘈嘈。老禪掩卻殘經坐，靜聽鬆聲沸海濤。

書方丈幾曲風琴響，亂紅飛墜佛龕前。白雲深護高僧榻，不許人間俗客眠。

送僧出山鬆翠侵衣履印苔，杖藜幾度此徘徊。山信忘卻山中好，去入紅塵不再來。

詠 鶴運辭華表傍空關，別卻浮丘伴懶殘。金磬數聲秋日晚，雙飛帶得白雲還。
贈 僧一瓶一鉢一袈裟，幾卷《楞嚴》到處家。坐穩薄團忘出定，滿身香雪墜曇花。
布袋和尚童子牽衣也不管，放下布袋打鼾睡。縈纏只是貪嗔癡，解脫無過戒定慧。
毛女圖衣初櫛葉不須裁，蘿月秋懸寶鏡開。鶴背幾隨王母去，蛾眉曾識祖龍來。蟠桃結子三回熟，若木為薪十度摧。回首同時金屋伴，重泉玉匣葬寒灰！

落 葉萬片霜紅照日鮮，飛來階下覆苔磚。等閒不遣僧童掃，借與山中麋鹿眠。
方丈巢燕花正開，雨霽春欲回。緝壘成雙到，穿簾作對來。

飛上下，上下去又還。白門辭王謝，出入傍禪關。

鐘梵定，長廊清晝靜。遠近難學飛，呢喃語堪聽。

棲寺好，畫棟雕樑巢莫保。秋去春復來，永伴山僧老。

山中四景門逕苔深客到稀，游絲低逐軟紅飛。鬆梢零落飄金粉，童子枝頭曬衲衣。

風敲窗竹驚增定，鳥觸殘花墜澗香。《圓覺》半函看已了，綉針自補舊衣裳。

幾點歸鴉幾杵鐘，紛紛涼月在孤峰。清霜獨染千林樹，明月漫山一片紅。

十笏房靜百衲溫，名香長是夜深焚。道人愛看梅梢月，吩咐山童莫掩門。

禪師有一天忽然身登佛堂，命令侍者把袁秀才叫來，告訴他說：「秀才，臘月三十到了。」袁遜回答：「我已知道了。」禪師隨即唱偈暗示他說：

萬法千門總是空，莫思嘯月更吟風。這遭打個翻筋斗，跳入毗盧覺海中。

袁遜頓時大徹大悟，也作二偈回答禪師說：

泉石煙霞水木中，皮毛雖異性靈同。勞師為說無生偈，悟到無生始是空。

萬種嘍囉林大節，千般伎倆木巢南。從今踏破三生路，有甚禪機更要參？

唱完，袁遜端坐圓寂。禪師集合僧眾說：「這個人有奇特的地方，你們不可草率，必須仔細觀察。」眾僧於是圍著他細細觀察，原來是一隻猿猴。禪師這才給僧眾說以前發生的事，眾僧都贊歎稱異。點燃柴草火葬他的時候，禪師親自撫摩他的頭頂說：

「二百年以後，包你受用。」

到了宋朝南渡末年，有一個普通百姓家的婦女，懷孕將要生產，忽然夢見一隻猿猴進入房內，結果生了一個男孩，相貌與猿猴十分相似。等到他長大成人，卻不喜歡娶妻生子，堅決要求出家當和尚，父母只好順從他，送他到龍濟山做了和尚，法名叫作宗蓋。以後他在修持方面的聲望很高，常常是虎作侍者，猿作隨從，變化神奇莫測，簡直說不完，世人叫他肉身菩薩。宗蓋果然能夠重修佛寺，大轉法輪，像吉水的螺山接待庵、永寧橋，都是他所建造的。由於他的法號叫支雲，寺院裡也叫他為支雲蓋禪公。他有十卷語錄和四卷文集，其《蛇穢說》一文尤其在各地流行。至今龍濟山的寺廟仍奉他為重開山祖師。在他坐化的忌日，仍然有虎群圍繞寶塔這樣靈異的事。後人按照宗蓋出生時間推算，正好符合修禪師的預言，也真是神了！

月夜彈琴記

四明的烏斯退，是一個學識廣博的正人君子。明朝洪武初年，他被任命為吉安府永新縣的知縣，到任三天，就到縣學府去謁拜先聖孔夫子。他看到殿堂前柱下的石墩旁邊，隱隱約約好像有人形，感到奇怪，就問是怎麼一回事。讀書人賀仲善告訴他：「這是宋代譚家的節婦趙氏的影子。元兵下江南，此地就歸順元朝了，是文天祥丞相起兵救援王室，收復了此地。沒有多久，原江西運使錙降元後引元兵攻陷永新城，城中百姓大半死於兵火。譚氏一家倉卒之間避難逃進縣學。節婦趙氏躲藏在大成殿，亂兵追來，見她年輕貌美，就想污辱她。節婦大罵說：『我是宗室之女，名門的媳婦，難道能成為你們這群豬狗的配偶麼？並且我的公公死在你們手裡，我的婆婆又死在你們手裡，我恨不能把你們的肉斬碎成萬段去喂烏鴉老鷹。我只有一死而已，豈能給你們這班豬狗做配偶？！』元兵大怒，就把她和手中抱著的一歲孩子都殺了，鮮血滲入地磚。從宋、元到今天，用沙石磨，用烈火燒，越見地磚光亮瑩潔，同邑的人認為她的行為合乎道義而祭祀她。」

烏公聽了這話，就問祠在哪裡，賀仲善就領烏公到了祠廟，只見老鼠在殘壁間穿行，青苔長滿了空空的台階。真是隆谷變遷，怨歎貞節的冤魂離今天太遠了；時事變異，感慨只有破舊的祠廟還存在。烏公於是歎息說：「這是我做縣令的責任。」就捐出俸祿，把學宮前水池邊的祠堂修繕一新，又把節婦的影像刻在碑石的反面，還親自撰寫了一篇文章，刻在廊屋的牆上，讀的人因為驚懼而毛髮聳立，感動得涕淚俱下。這樣，節婦趙氏的美名便得到了顯揚。

烏公的兒子單名熙，表字緝之，特別崇尚風度氣概，而且精通琴藝。他聽到節婦的事跡，嘖嘖贊歎仰慕，作《貞松操》一首，並寫成琴曲。一天晚上，天空中月亮明朗，夜色清涼，人聲已靜，烏緝之一人獨坐在有窗檻的房中，正在按撫琴弦音位標識，調試琴弦，忽然，有一個美女從外面走了進來。烏緝之驚訝地問：「什麼女子，竟跑到這裡來？」美女向烏緝之道個萬福說：「我姓鐘，叫碧桃，是宋朝譚節婦的侍女。我的主母貞烈，天帝嘉獎她，已讓她位登仙籍，現在臨視南嶽衡山魏夫人的處所，享受天上的快樂。天帝因為節婦的像留在下界塵世，擔心以後世人會褻瀆輕慢，就要派火神往下界取回，讓像穿上仙服，戴上道冠而坐，藏入神仙的居處。文昌忠孝司說：像在孔子禮殿，已得其所，現在一定要取回，不免伴隨狂風霹靂，這會驚嚇宣聖孔子，不是重道尊儒的辦法。還不如留在人間，讓像永遠激勵鼓舞人們，這對於世風教化，決非小補，而有大益。天帝認為這個意見很對，就命令玄樞省下文豐郡，讓縣學的土地常加守護，雷神巡視，按時稽查。後來地府的長官建議，認為男女之道，以遠嫌疑為貴，縣學的土地只可在外面衛護，若是節婦跟前的守護，應該起用舊人。因為我幸好沒有什麼罪孽，早先就侍奉主母，所以就授給我這個微薄的職位，讓我侍衛。只是我到職以來，無處棲身，只好暫時寄居在學宮的土地祠中，隨便廁雜在男神之中，很不便當，想請求在節婦神座帝邊，另外設立一個牌位，題寫『故侍兒鐘氏神主』這幾個字，那麼我就沒有無處棲身之苦，而得到像燕雀那樣的巢穴，使鬼有歸宿，以免魚龍混雜。如果承蒙您憐憫我，希望馬上就做這件事。」

烏緝之答應了碧桃的請求，就問她：「節婦現在仙居南嶽衡山，是否經常到祠中來呢？」碧桃說：「不來了。自從您父親將祠廟修葺之後，只是臨時來過一次。那一夜，萬籟俱寂，月光照得像白天一樣，我的主母俯視故鄉，人事變遷而景物依舊，看著黃塵清水，土塊草堆，禁不住有丁令威化鶴歸停華表柱上的感歎！於是就拿出琴來，演奏了一曲《悲風》，我聽了以後感到淒慘，眼淚像雨水一樣滾落。主母對我說：『你現在仍然淹留在鬼籍之中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安慰你，你把紙筆拿來。』我遵命送上紙筆，主母就蘸潤墨汁集古人詩句，成七言近體詩二十首贈給我，然後把筆扔向天空離去了。」烏緝之問道：「那些詩在什麼地方？」碧桃說：

「我把它看作像玉璧一樣寶貴。原稿不能給你，即使給你，那上面仙人所寫的奇字和道家符字體，你也不可能認識，但我可以吟誦，你可以馬上把它們記錄下來。」詩為：

花壓欄杆春晝長（《唐音》溫飛卿），清歌一曲斷君腸（《唐音》沈雲卿）。雲飛雨散知何處（唐溫飛卿），天上人間兩渺茫（《鼓吹》宋邕）。已托焦桐傳密意（《鼓吹》胡宿），不將清瑟理霓裳（《鼓吹》宏邕）。江南舊事休重省（《草堂詩餘》李玉詞），桃葉桃根盡可傷（《詩統》宋癡）。

魂歸溟漠魄歸泉（《三體》朱褒），卻恨青娥誤少年（《鼓吹》無名氏）。自是桃花貪結子（《唐音》王建），只應梅蕊故依

然（《詩統》陳簡齋）。風流肯落他人後（唐李白），哀樂猶驚逝水前（《鼓吹》許渾）。何事黃昏尚凝睇（《鼓吹》崔珏），孤燈挑盡未成眠（唐白樂天）。

寒蛩唧唧樹蒼蒼（《三體》李涉），城上高樓接大荒（《鼓吹》柳宗元）。午夜漏聲催曉箭（唐杜甫），六街晴色動秋光（《鼓吹》張泌）。滿庭詩景飄紅葉（《三體》雍陶），此地悲風愁白楊（唐李白）。舞袖弓彎渾忘卻（屏上畫美人詩），人間惟有鼠拖腸（宋歐陽修）。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（唐李白），青春已過亂離中（《唐音》劉文房）。功名富貴若長在（唐李白），得喪悲歡盡是空（唐溫飛卿）。窗裡日光飛野馬（《鼓吹》韓偓），岩前樹色隱房櫳（《唐音》王維）。身無彩鳳雙飛翼（《鼓吹》李商隱），油壁香車不再逢（《詩統》晏殊）。

應笑天成返薛蘿（《鼓吹》譚用之），年年惆悵是春過（《鼓吹》羅鄴）。時攀芳村愁花盡（《鼓吹》溫飛卿），寒戀重衾夢夢多（唐溫飛卿）。桂嶺瘴來雲似墨（《鼓吹》柳宗元），蜀江風澹水如羅（《唐音》溫飛卿）。人生富貴須回首（唐薛能），世事無幾奈爾何（《鼓吹》司空圖）！

家在寒塘獨掩扉（《唐音》劉文房），高情雅澹世間稀（《鼓吹》劉夢得）。不將脂粉塗顏色（唐杜甫），惟恨緇塵染素衣（《詩統》陳簡齋）。歸日並隨回雁盡（《鼓吹》柳宗元），離魂潛逐杜鵑飛（《鼓吹》韋莊）。東風吹淚對花落（《鼓吹》趙嘏），惆悵朱顏不復歸（《鼓吹》宋崑）。

有時顛倒著衣裳（唐杜甫），萬轉千回懶下牀（唐崔鶯鶯）。豔骨已成蘭麝土（《鼓吹》皮日休），蓬門未識綺羅香（《鼓吹》秦韜玉）。漢朝冠蓋皆陵墓（《三體》唐彥謙），魏國山河半夕陽（《鼓吹》李益）。滿眼波濤終古事（《鼓吹》薛逢），離人到此倍堪傷（《鼓吹》羅鄴）。

一寸相思一寸灰（《鼓吹》李商隱），且將團扇暫徘徊（《唐音》王少伯）。月明古寺客初到（《鼓吹》項斯），風靜寒塘花正開（《鼓吹》劉滄）。綠水青山雖似舊（《鼓吹》耿湋），紅顏白髮遞相催（《鼓吹》薛逢）。無情不似多情苦（《草堂》晏殊詞），肯信愁腸日九回（《鼓吹》崔魯）。

形容變盡語音存（《詩統》蘇東坡），地迴難招自古魂（《鼓吹》韓偓）。閒結柳條思遠道（《詩統》范鎮），欲書花葉寄朝雲（《鼓吹》李商隱）。窗殘夜月人何在（《鼓吹》胡曾）？樹蕪蕪香鶴共聞（《鼓吹》陸龜蒙）。今日獨經歌舞地（《三體》趙嘏），娟娟霜月冷侵門（《草堂》康伯可詞）。

風火年年報虜塵（《三體》李嘉祐），每回回首即長鬢（《鼓吹》李群玉）。明眸皓齒今何在（唐杜甫）？異服殊音不可親（《鼓吹》柳子厚）。幾樹好花閒白晝（《鼓吹》吳融），數折殘柳未勝春（《唐音》劉禹錫）。狂風落盡深紅色（唐杜牧之），水繞山長愁殺人（《三體》李遠）。

弦管遙聽一半悲（《鼓吹》司空曙），羅衾滴盡淚胭脂（《草堂》康伯可詞）。烏啼花落人何在（《鼓吹》崔珏）？節去蜂愁蝶未知（《三體》鄭谷）。

鵬上承塵才一日（《三體》許渾），雪殘烏鵲亦多時（《唐杜甫》）。綠雲斜插金釵墜（《草堂》晏殊詞），獨立蒼茫自詠詩（唐杜甫）。

煙郊西望夕陽曛（《鼓吹》陳尚美），世路干戈惜暫分（《鼓吹》李商隱）。內屋金屏生色畫（《唐音》李賀），粉霞紅綬藕絲裙（《唐音》李賀）。蒹葭漸瀝含秋雨（《鼓吹》柳宗元），銅雀荒涼鎖暮雲（《鼓吹》溫飛卿）。舊業已隨征戰盡（《唐音》），獨留青塚向黃昏（唐杜甫）。

愁心一倍長離憂（《三體》李端），到處明知是暗投（《鼓吹》鄭谷人）。兩盡香魂弔書客（《唐李賀》），夜深燈火上攀樓（《詩統》劉子）。山中老宿依然在（《詩統》東坡），檻外長江空自流（《唐音》王勃）。明月易低人亦散（《詩統》東坡），寒鴉飛盡水悠悠（《三體》嚴維）。

葉滿苔階杵滿城（《鼓吹》盧弼），登高望遠自傷情（洪邁《唐千家詩》武元衡作）。瓊枝璧月春如昨（《草堂》張仲宗詞），冰簟銀牀夢不成（唐溫飛卿）。往事悠悠增法歎（《鼓吹》薛能），清愁冉冉掃徐醒（宋蘇子由）。豈知一夕秦樓客（《唐音》李義山），腸斷綠荷風雨聲（《唐音》吳商浩）。

芙蓉肌肉綠雲鬢（《唐音》元稹），泣雨傷春翠黛殘（《唐凌晨》王貞白）。歌管樓台人寂寂（宋王介甫），山川龍戰血漫漫（《鼓吹》胡曾）。千年別恨調琴懶（《鼓吹》譚用之），幾載幽情慾話難（《鼓吹》薛逢）。回首舊游真是夢（《詩統》東坡），寒潮惟帶夕陽還（唐皇甫茂政）。

一見清明一改容（《鼓吹》鄭），每驚時節恨飄蓬（《三體》來鵬）。風塵荏苒音書絕（唐杜甫），人物蕭條市井空（《鼓吹》張泌）。荒墟暗雞催曉月（《詩統》王介甫），野花黃蝶領春風（《唐音》王仲初）。玉環飛燕皆塵土（《草堂》辛稼軒詞），只有襄王憶夢中（《唐音》李義山）。

處處斜陽草似苔（《鼓吹》韓偓），野塘晴暖獨徘徊（《鼓吹》韓偓）。侍臣最有相如渴（唐李義山），欲賦慚非宋玉才（唐溫飛卿）。絲管變成山鳥弄（《三體》李遠），長廊空信野花埋（《鼓吹》皮日休）。情知到處身如寄（《詩統》高士談），莫遣黃金謾作堆（《鼓吹》張祐）。

落葉疏星滿太清（《唐音》儲光義），寒江近戶漫流聲（《唐音》戎昱）。長疑好事皆虛事（《鼓吹》薛能），道是無情還有情（《唐音》劉禹錫）。且盡[西錄][西錄]消積恨（《鼓吹》紀唐夫），休將文字占時名（《鼓吹》柳宗元）。秋來見月多歸思（《唐音》雍陶），斜倚薰籠坐到明（唐白樂天）。

繞門清槿絕塵埃（《鼓吹》韓偓），白石蒼蒼半綠苔（《鼓吹》許渾）。酒力漸消風力軟（《草堂》東坡），桃花淨盡菜花開（唐劉夢得）。一泓海水杯中瀉（唐李賀），萬里銘旌死後來（《鼓吹》張祐）。

世上英雄本無主（唐李賀），爭教紅粉不成灰（唐張建封「妾盼盼」）。

門前不改舊山河（唐趙承祐），蓮渚愁紅蕩碧波（洪邁《選唐》許渾）。墜葉飄花難再復（《唐音》楊思中），浮雲流水竟如何（《三體》李商隱）！

魚龍寂寞秋江冷（唐杜甫），鴻雁不來風雨多（唐趙承祐）。窮巷悄然車馬絕（唐杜甫），磬聲深夏出煙蘿（《鼓吹》司空圖）。

烏緝之記錄完畢，碧桃又指點各句之下，讓他細細註明出自某書，以及作者的名字。烏緝之感到十分新奇，就問她：「節婦已登仙籍，聞名之後，她的公公婆婆和丈夫，又怎麼樣呢？」碧桃說：「天上的神醫用玄洲不死藥膏塗擦他們的身體，又把恢復形體的符賜給他們，一家百口，都已經前往梯仙國了。」烏緝之忙問：「什麼叫梯仙？」碧桃回答：

「凡是剛得道的，都送到這裡修行，然後慢慢攀登位次，就好像爬梯子一樣，所以叫梯仙。」烏緝之又問：「你為什麼不一同前往呢？」碧桃說：「因為我前世曾做女醫，誤用了藥，以致損傷了一個貴胎，所以再世投胎仍然罰作女身以償宿債，因為這個原因暫緩登仙，日前仍還隔了兩番塵世。」烏緝之接著又問她：「那麼你也是良家女子？」碧桃回答說：

「我年幼的時候，父母因為家裡貧窮的緣故，將我賣給趙家；趙氏是已亡宋朝的宗室，買我是為了給他們的女兒作陪嫁。

那個女兒就是節婦，與我年齡相仿，承蒙她可憐，把我看作同胞骨肉。等到嫁給譚家，我也隨從前往。當時譚家正值門第鼎盛的顯貴時期，爵位官職連續相承；被褥映出繡芙蓉，窮極當時的富貴；硯台裡用的是宮廷園林的井水，揮灑出篇篇妙文，字字珠璣。所看到的和聽到的，沒有不符合禮義的；不管年長年幼，一家人都有才華。女主人聰明賢惠，從不出閨房，素來善於歌詞，同

時也擅寫文章。每次吟詠詩詞，她都像大夫那樣抄錄下來，看完後，就把詩稿燒掉了，大概認為這不是婦人所乾的事，不想讓別人知道而已。我的男主人也才智超群，早有所成，並且一表人才，風流瀟灑。

文章像潮湧，詞源傾三峽；議論如風生，雄辯驚四座。我整日侍奉在他們身邊，也多聞教誨之言，所以雖然出身賤微，也頗知一點詩書禮義。不幸的是宋朝的氣數已盡，元朝氣運正旺，於是草莽英雄乘時而起，可歎文丞相白白起兵勤王。

萬里江山，雲霧昏暗，可恨他賣國投敵。我的女主人為保貞節而死，作為婢女卻忍辱偷生，顛沛流離，逃匿鄉野。主人的恩情難以報答，空懷結草報恩之心；女子的形體容易殞謝，最後竟然作了鬻桑的餓鬼。世情如此衰敗，誰來招碧玉的遊魂？我的路途正逢艱難，誰來葬綠珠的弱骨？千言萬語都說不盡，大概的情況如此，我也不敢久留此地，因為陰陽路數不同。」說完就離去了。

第二天，烏緝之把情況告訴了父親。烏公認為詩作雖然奇妙，但是事情離奇古怪，不合常理，所以就不同意另設牌位。過了兩個月，有一天晚上，烏緝之醉酒後睡不著，起身在書房前散步，從丹桂中吸取芳香，在月光下賞玩月色。不一會，先前見過的那位碧桃女子又來拜見他，並說：「我以前所求，承蒙您答應了，我原想您一定是一個有德行的人，一定會見義勇為。但是，我側著耳朵靜靜等了好長時間，沒有聽說你有什麼行動。君子成人之美，你為什麼害怕而沒有實現原來的允諾呢？」烏緝之回答說：「我父親不相信你的話，怎麼辦？你可以拿當時沒人知道的一兩件事告訴我，我再去告訴家父，或許有了證據，事情就可以成功了。」碧桃說：「記得文天祥丞相起兵的時候，永新縣七大姓都在保衛皇室的行列之中，我們主人和東門的張御帶家是七大姓的首領。縣城光復那天，人們都互相慶賀，只有我家女主人面有憂色，她告訴丈夫說：『縣城雖然光復了，但是兵馬必定會再來，城中的百姓，一定會遭到毒手，我們夫婦生死還不可測知，萬一遭到不幸，只有拼死而已，誓死不受污辱。』我們家主人暫且用好話寬慰她，女主人仍不以為然。我們家主人又舉出司馬光的話說：『老天如果降福給大宋，必定不會發生那種情況。』女主人搖頭長歎數聲，拿起衣襟，在上面題寫了十首詩，也是集的古人成句：

高髻雲鬟宮樣妝（唐杜鴻漸妾），嫁來長在舅姑傍（《唐音》）。寧知草動風塵起（《詩統》），墜素翻紅各自傷（《詩統》宋祁）。

雙鬟慵整玉搔頭（《唐音》），百感中來不自由（唐杜牧）。富貴繁華何處在（《詩統》）？夕陽西下水東流（《杏壇吟》）。

夫子紅顏我少年（《唐音》），嫁來不省出門前（《詩統》）。於今拋擲長街裡（唐劉禹錫），萬古知心只老天（《詩統》葉紹翁）。

殘妝滿面淚闌干（《鼓吹》），鬢亂釵橫特地寒（宋王介甫）。不見玉顏空死處（唐白樂天），故園東望路漫漫（《三體》）。

潮生蒼海野棠春（《三體》），劍逐驚波玉委塵（《唐音》）。青血化為原上草（宋馬子才），人生莫作婦人身（唐白樂天）。

百年世事不勝悲（唐杜甫），大廈原非一木支。慷慨西風淚滿臆（《詩統》），此心惟有老天知（《詩統》）。

血迸金槍鐵衣（《鼓吹》），江山猶是昔人非（《詩統》）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（唐劉禹錫），更傍誰家門扉飛（《唐音》）。不見人煙空見花（《三體》），煙籠寒水月籠沙（唐杜牧）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（宋蔡襄），莫怨春風當自嗟（宋歐陽修）！側垂高髻插金鈿（《詩統》），閒過春風六六年（《詩統》）。今日亂離俱是夢（《詩統》），英雄無策庇嬋娟（《詩統》）。

起看天地色淒涼（《詩統》王介甫），塵夢那知鶴夢長（《鼓吹》宋崑）。血污遊魂歸不得（唐杜甫），新墳空葬舊衣裳（《鼓吹》）。

主人讀後說：『像這樣的話，我又有什麼遺憾！』過了一會兒，女主人又指著懷抱中的孩子說：『我死了也就算了，他怎麼辦？』主人說：『我本來就想到了，聽天由命吧。』於是，他就用一枚金錢繫掛在孩子的脖子上，擺弄著金錢，並說道：『如果遇到惡人，孩兒可以用它來買條性命。』說著，夫婦相看，淚如雨下。但後來遇害的那天，金錢卻不知到哪去了，只見被血漬印成的一枚錢影卻留在孩子身旁，只不過觀看的人不仔細，所以就知道了。女主人寫的那十首詩也只有我記得。像這兩件事，都是世人所不知道的。」烏緝之於是將詩抄錄下來呈給父親看，烏公還是沒有完全相信，隨即命手下人一騎快馬前往文廟，取水洗磚來驗證，只見孩子的影子旁邊，錢幣的痕跡清晰可見，眾人這才驚愕不已。烏公遂如女子所請求的那樣，題寫了一塊神主牌，設在節婦神座的旁邊，烏緝之又用酒肴祭祀了她。

當天晚上，碧桃女子就來感謝他了：『感謝您出力設立了牌位，並且又承蒙送了祭禮，沒有什麼可以報答。您生平喜歡琴，只是《廣陵散》這一首曲子，世上已經失傳了很長時間，我曾受教於主人，至今還記得，願意把它教授給您。』

說著，她從袖中拿出琴譜，交給烏緝之，說：「您多保重，我不再來了！」突然之間就離去了。從此以後馬緝之的琴藝大有進步，在浙中地區無人可以與他相比。烏緝之對此曲十分吝惜，保持秘密，不把它傳給後人。烏緝之亡故之後，這琴譜也就失傳了。

何思明游鄂都錄

何思明，是宋朝人，別號爛柯樵者。他精通五經，特別擅長《易經》，他把宣傳性命理氣之學當作自身的職責，極不喜歡道、佛兩教，偶然在路上遇到二教的徒眾，就斥責他們說：「四民當中，縱然不做學而為官的『士』，那末，去做辟土種穀的『農』、作巧成器的『工』和通財實貨的『商』，難道不可以嗎；何至於成為釋道兩教的徒眾呢？」

何思明著有《警論》三篇，每篇反反覆覆有數千言，都推衍闡明天理，辨別分析異端，匡正人心，扶植世教。那上篇大致說：「儒家的先師說：天就是理。以它的形體而說，把它叫作天；以它的主宰而說，把它叫作帝。帝就是天，天也就是帝，並不是在蒼天的上面，另外有一個天。天上也有宮室住處，天帝戴著瑞冕垂旒，像塵世中帝王那樣，這是釋、道兩教的說法。不但如此，又有所謂三天、九天、三十三天；三帝、九帝、十方諸帝的說法，哪來那麼多的天和那麼多的帝呢？由此說來，天不免就像台階的形狀，帝也不免有割據的爭鬥了。更有甚者，竟把漢代的張道陵尊奉為天師，天難道有老師嗎？還把宋朝林氏的女兒封為天妃，天果真有妃子嗎？天，是理學的發源地，所以聖人效法天。張道陵縱是聖人，也不過是人鬼而已，讓天把他當作老師，那麼就是認為天還不如張道陵了。林氏女兒死後，不過是遊魂而已，讓天以她為妃子，就是認為天仍然有情慾而不能相忘，又怎麼能成為讓人效法的天呢？那些人把張道陵叫做天師，不敢直接指稱為帝，卻加以『師』的稱號，似乎是為了崇敬天。不知道這根本就沒有道理，恰恰是一種輕漫天的行為。

那些人又把林氏的女兒叫做天女，不敢把她與鬼並列，而加以『妃』的稱號，以為這是為了崇敬天。不知道編造這樣的說法，正是誣蔑天的一種行為。誣蔑天，輕漫天，這簡直是罪不容誅了。」

文章又說：「世上的人，只知道在天上的那個天，所以見到日月星辰的光亮，風雨霜露的顯示，就認為吉和凶，都是天造成的；禍和福，也都是天所賜給的，這確實是這樣。

但是，人們不知道還有自己的天。自己的天，也就是天的天了。因此身行盛美，乃是天的君主；心靈清澈，乃是天的主宰；三綱五常，鮮明清晰，難道不就是日月星辰的光亮麼？

禮樂法度，光明正大，難道不就是風雨霜露的教化麼？自己的君主與天的君主相違背，那麼凶和禍，必定會按其類別各相歸從；天的主宰與自己的主宰相合，那麼吉和福，也會按其類別接踵而來。聰明的人相信這一切，愚蠢的人對此昏昧無知。愚昧頑固的人，認為老天聽不到什麼，就依然做壞事，但是心靈本來早已感覺到了。僥倖的人，認為老天是可以奉承的，所以一味的搞妄濫

之祭，但是心靈的主宰已經斥責他了。愚鈍淺陋的人，認為主宰是可以欺騙的，做的是虛妄的事；普通胡塗無知的人，指著天說這是可依靠的；平常敦厚愚昧的人，抱怨天說這是不可測知的。每天晚上燒香拜佛，但卻乾著不可告人勾當的人多得很；終年吃素守齋，但知法犯法的人也屢見不鮮。」何思明的立論常常言近而旨遠，基本上都像以上這類話。

元至正十七年正月初六，何思明偶然得了病，幾天以後，病情嚴重了，他的幾個弟子順從風俗，暗地裡為他祈禱。何思明知道之後，就訓斥他們說：「弟子們雖說是讀書人，但是考察事理不能透徹，鬼神難道可以用酒肉賄賂嗎？

人命難道可以用紙錢購買嗎？我欺騙誰？欺騙天嗎？」當天夜裡，何思明就死了，只是心窩下面還很溫暖，家人也不敢裝殮。弟子們環繞守在牀前，總共過了七天，突然發現放在口鼻上的新絮在動，等了一會，鼻中的氣息竟一陣陣地出來。大家急忙把生薑搗成汁水灌下去，過了很久，他的眼睛突然張開了。到天亮時，他的呼吸也正常了。十天之後。何思明能夠開口說話了。他就把弟子召來，告訴他們說：「釋道二教的宏大，鬼神的顯著，簡直到了極點！從前我抱有偏見，過份地毀謗道、釋兩教，以致於今天削去官職，減去俸祿，幾乎不能活著回來，你們要給我牢牢記住。」

弟子們請問詳細情況，何思明說：「孔子不談怪異和鬼神，確實如此；但是也不可不要讓你們知道因果報應並不虛妄。當初我病危時，看到兩隻蒼蠅落在牀前，再仔細看，已變成人了。穿著青衣，戴著黃頭巾，額頭上點抹著紅顏色，向我作揖說：『奉命來召您。』我說：『誰召喚我？』那人說：

『御史台。』我說：『現在天下紛亂，道路梗阻，從哪條道去呢？而且我沒有知己朋友在御史台。』那人說：『是豐都地府的御史台。』我說：『我是讀書人，不曉得有什麼豐都御史台。』那兩人聞言大怒，把我裝進口袋，口袋像一隻網兜，是用細繩編成的。我坐在口袋裡，兩人抬著我，在樹梢上行走如飛，我時時感到樹梢擦過口袋，發出諛諛的響聲。接著又進入迷茫的境界，渺渺茫茫，四面沒有邊際，波濤洶湧，帶有腥味的風一陣陣吹過來。兩個黃巾力士提著口袋，就好像走在平地上，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痛苦。又過了半天，發現到了陸地，這才把我從口袋裡放出來，押解我經過一個地方，在類似關卡的處所，看到守衛的都是高鼻子，凹眼睛，捲頭髮，長鬚鬚，像是伊斯蘭教的人，他們問黃巾力士：『什麼符契？』黃巾力士回說：『紅符契。』又有兩個穿黑衣的，押解一個男子、三個婦女前來。守衛又問：『什麼符契？』黑衣人說：『黑符契。』守衛說：『不可不仔細一點，請拿出來讓我看看。』黃巾力士和黑衣人各拿出一塊符契，長約一寸半，寬約一寸左右，一個寫著紅字，一個寫著黑字，字都不認識。守衛說：『行了。』於是就放進門，黃巾力士和我順著左邊廊屋前行，黑衣人同那幾個人沿右邊廊屋前行。

我於是就問道：『這是什麼地方？』回答說：『這裡是豐都地府第一關。』我這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，便又問道：『你們拿的符牌，為什麼有紅、黑的區別？』力士說：『陰曹地府追捕人，暫時到地府最後又出去的，用紅的符牌；永遠出不去的則用黑的符牌。』我不覺失聲說：『這麼說來我還能復活了？』黃巾力士說：『雖然能夠復活，但是也頗費一番周折才行。』我見他們很有一點顧念垂憐的意思，就請求他們說：『我這次全靠二位恩公幫忙了。』黃巾力士說：『自有作主的人，我們有什麼能耐？』又走了幾里路之後，進入一座鐵圍城，城門守衛也像前面一道關卡那樣盤問，但是更加嚴格。

又過了一會，就到達了御史台。黃巾力士說：『你雖然沒有重罪，然而陰間的法制森嚴，不同陽間。』說著，就解開鐐索縛住我的頭頸，拉著我進去。首先經過冠服司，主管命令除去我的頭巾衣服，說：『送到寄存處收存。』我穿著短衣，篷頭散發，帶著鐐索前行。到了第二重正門，一個黃巾力士行進去通報，一會兒，引著五六個人出來，抓著我進去，叫我跪在台階下。御史台長官穿戴的服飾就像君王，身邊的侍衛很多。他問我：『你不是衢州的儒生何思明嗎？』我回答：『是的。』長官說：『作為一個通習儒家經書的人，可貴就在於上要窺知宇宙形成前的渾沌狀態，中要效法具有非凡智慧道德的人，下要窮究事物的道理和規律。開天合地，臻妙探微；陶冶精粹，調和陰陽；探究無中有象的底蘊，妙悟陰陽動靜的根本；以深沉靜默作為事物的本體，以倏忽變化作為事物的作用；貫通變化無窮的世界，融會三教於一爐，這樣才稱得上是儒生，鬼神也難有所圖謀。現在你卻執持自己的偏見，炮制文章，毀謗升人得道之人，譏笑道佛兩教。老天至大，你卻用台階來比方；上帝至尊，你竟用割據來戲弄；狂妄地議論天師的封號，狂妄地辨析天妃的稱號，這個罪可大了。況且儒家經典中說到天的不止一處，像《春秋》說到「天王」，《詩經》稱說「昊天」之妹、「昊天其子」，假如都按你的說法，老天既然沒有老師和妃子，又怎麼會有王、有妹、有兒子呢？你的學問看來確實是拘泥而不通達，滯澀而有阻礙；拘泥就會局限於一處，滯澀就會固執於一端，不通就會閉塞淺陋，有礙就會鄙陋荒僻。你真是個迂腐荒謬庸俗的人，怎麼可以冒充儒生的名號呢？』說著，就叫手下把姓何的簿籍拿來，在我的姓名之下，用紅筆塗抹，又在旁邊注了一行字。完畢後，明白地告諭我說：『你本來應該做六品，擔任職事重要而政務不繁的官職，由於你不相信神仙佛道，誣蔑鬼神，特把你降為七品。』我趕緊磕頭感謝，並且請求允許我改過自新。長官說：『這個人口是心非，回去後又會有一套說法，可以讓他參觀一下地獄，使他的心真正信服。』幾個卒吏就揪著我下殿，把我交給黃巾力士，由他領著去省業司。

省業司有一座寶塔，一個和尚站在塔旁，香燭和幡幢，輝煌羅列。黃巾力士拜了兩拜。和尚打開塔門，取出一顆大珠，用金盤盛放，黃巾力士用雙手擎著盤向前走，我在後面跟隨，一路上都是黑漆漆的。我問：『和尚是誰？』力士回答：『是導冥和尚。』我又問：『珠子幹什麼用？』他回答說：『這是地藏王菩薩的願珠。地獄中業氣深重，得依靠珠光照射才能破除。不然的話，鬼王在暗中就會吃掉人的心肝，你就不能出去了。』於是首先到一個地獄，叫『勤治不義之獄』。那裡用磚砌了一個長槽，槽內堆滿炭火，炭火上紅色的火燄閃亮光，他們把罪人叫出來跪在槽邊，取出火中的鐵條，粗如手指，刺入罪人的眼中，接連穿透十來個罪人的眼睛，然後吊起來，就好像掛著一串乾魚。黃巾力士指著一個罪人說：『這個男子在世的時候，不能尊敬兄長，愛護弟弟，把兄弟關係看作秦國越國那樣相距遙遠，蔑視基本的倫理道德，只看重財物貨利，所以要受到這個報應。』接下來的一個地獄叫『勤治不睦之獄』，裡面都是婦女，老老少少關在一起，每個人的舌頭上掛著一個鉤子，鉤子上面懸掛一塊像西瓜大小的圓石頭，不停地旋轉，舌頭被拉出一尺多長，痛苦不堪。黃巾力士指著一個婦人說道：『這個婦女在世的時候，不能使家庭和睦融洽，也不恪守婦道，使夫家分門立戶，互相當作賊人仇人，所以要受到這種報應。』東南一個地獄稍微大一點，叫做『南瞻部洲總獄』，各類百姓，各種閒雜人等，都在這個地獄中，黃巾力士不讓我進入到裡面去。總獄北面的地獄叫『剔鑊』獄，把罪人綁在柱子上，用刀子雕刻成蓑衣的樣子，然後拿小扇子一煽，那肉茸茸地直跳動，再把滾燙的醋澆上去，罪人立刻昏死過去，又甦醒過來，然後仍用水澆灌洗滌，肉又恢復原來的樣子，這樣要『剔鑊』十幾回。大凡塵世中兇惡並且虐待迫害良民的人，都要在這裡受到懲處。靠近『剔鑊』的地獄是『穢圜』地獄，這個地獄全是大糞池，大糞像熱水那樣滾滾沸騰，發出的臭氣使人無法接近，獄鬼用長叉子把罪人叉下去煮燒，罪人在糞池中翻滾，一會兒就潰爛化作了蛆蟲。獄鬼又用竹籬把蛆蟲撈在鍋中，細細翻炒，直到成為灰燼，然後又汲取糞汁灑在灰上，又變成了人，這樣要反覆十幾回。我問：『這懲治什麼事？』黃巾力士說：『這些是塵世中的小人，是專門毀謗正人君子的罪人，要在這裡受懲處。』看完這個地獄，黃巾力士對我說：『不需要全部都去看了，直接引你去那裡看了就行了！』於是帶我出來，走了百多步路，進入一扇大門，匾額上題著『懲戒臧濫』，也是一個大地獄，有十多個全身裸露的罪人在地上，幾個夜叉，相貌猙獰兇惡，用鐵鏈拉著八九個餓鬼到地獄，夜叉拔出利刀在裸體的罪犯胸部、大腿處割肉，然後放到鍋中煎烤，讓餓鬼吃。吃完，又割肉煎烤，直到最後只剩下幾根筋骨才停止。一會兒，地獄中業風一吹，罪犯的肢體又恢復原狀。又有鐵蛇銅狗，專門咬人的血液骨髓，罪犯叫苦的聲音驚天動地，這些罪犯原先都是人間地位顯貴而政務不繁的官吏，但卻玩弄權術，接受賄賂，欺世盜名。有的在任所表面上很是廉潔，暗地裡卻接受納賄給人的東西；有的在鄉里仗仗官勢，操縱公事。那些欺瞞世人只顧自己私利的人，都在這個地獄裡，其中也有一二個與我相識的人。

參觀完畢，回到省業司，把寶珠還給和尚，又到長官處回報使命完成情況。長官又教訓我說：『從今後你要好好改過，再不要犯過去那種錯誤。假如你再不悔改，那麼，你的罪惡就不可赦免了。』於是就命令黃巾力士送我回去，這樣才去掉頸上的鐐索，讓我自由行走，前往冠服司取回寄存的衣服。黃巾力士說：『您在此等候，我們二人去領符牌後再來送你。』大約過了有一頓飯的功

夫，他們回來了，說：『我們現在走一條捷徑，不走舊路了。』於是一同前行，出了好幾道關卡，其中一道關卡是新建的，匾額上寫著『蜉蝣』兩字。守關的知道我是一個讀書人，讓我作一篇《蜉蝣關銘》，我請問題目命名的意義，那守關的說：『凡是鬼投生到人間的，都從這裡出去，但是不久又都要回到地府，就好像蜉蝣早上出生晚上死亡那樣。』我受命撰寫幾句話贈答，銘文為：

有崇者關，鎮厚地也。有赫其威，把關吏也。

名之蜉蝣，精取義也。凡厥有生，自茲逝也。去未逾時，旋復至也。何殊此蟲，一日斃也。南閭浮提，光陰易也。幢幢往來，曷少憩也。請視斯名，悟厥譬也。六道四生，早出離也。逍遙無方，證切利也。舉為天人，關可廢也。敬聽餘銘，發弘誓也。咨爾幽靈，守勿替也。

守關的看了銘文很高興，就放我出關，到二更天，我才到家，只見自己的屍身躺在地上，孤燈映照頭邊，妻子兒女門徒，在一旁悲啼痛哭。黃巾力士猛然推了我一下，不知不覺我就跌入到屍體裡面，恍然間我就醒了過來。」

此後，何思明果然以七品知縣終老，所到的地方他都以清廉謹慎自奉自守，並沒有缺點和過失，號稱廉潔，大概是有所戒懼吧。

兩川都轄院志

鎮江吉復卿，是唐朝吉溫的後代。宋朝建炎年間，有一個避稱其名的吉姓尊長，補缺做了潤州金壇縣尉，隨後就在那裡安家，子孫世代為金壇人，以財產雄居鄉里，人稱吉半州。吉復卿生來就有與常人不同的體質，一隻眼睛裡有兩個瞳子。他與常州的富戶趙得夫、姜彥益是朋友，交情可說得上是莫逆了。吉復卿膽氣豪壯，見義勇為。三個人曾經攜帶重金，在福建、浙江一帶經商。當時杭州妓女蔣秋娘、陶玉蕭，在官妓中享有名聲，趙得夫、姜彥益與她們關係親昵，交情很深，吉復卿屢次勸阻制止，但他們仍往來自若，僅僅二年，錢財一空。於是兩人回鄉，再次打點行裝出門。

狎妓青樓，贈送妓女財物時揮金如土，一點也不吝惜。又過了一年，錢財又用完了。二人私下商議，準備變賣所有產業，裝載財物再去杭州，家裡老小都不管了。吉復卿替他們憂慮，百般勸諭，他們都不聽。一怒之下，吉復卿準備到福州去，就擺設酒宴與他們話別。席間，吉復卿又苦口婆心地規勸他們道：「我與你們既然是深交，怎麼可以緘默不言呢？」

古人說規戒的良言好比治病的藥石，這是做朋友的責任；即使我人微言輕，不能使你們感悟，你們二人就不替妻子兒女考慮考慮嗎？」兩人假裝答應他說：「老兄說得對，我們已經知道要警惕了。」

吉復卿寄居福州，生意十分如意，光陰漸漸過去了三年，他方才乘船回歸故鄉。船過錢塘，首先想到的是尋訪趙得夫、姜彥益二人。結果，不想在路中遇到他們，形貌憔悴，服裝襤褸，幾乎不認識了，大家在道旁手握手，不勝唏噓！吉復卿隨即把他們拉到船中，讓他們換上漂亮的衣服，用美酒招待他們，再三慰勞，情義禮數都到了。二人流著眼淚說：「我們惟因不聽老兄的話，所以落到這個地步，但是後悔也已經來不及了。可恨的是煙花女子潑辣下賤，竟然如此無情，我們二人萬金之財，因為她們而耗盡家產。昨天經過青樓之門，她們竟然像從不相識一樣，驅趕呵斥，讓我們離開，害怕成為她們的羞辱。這種人，非要殺掉她們才解心頭之恨。」

吉復卿勸他們說：「你們二人平生遨遊花街柳巷之中，難道不知道妓樓門風就是這樣，還何必發怒呢？人命關天，萬不可就興起殺人的惡念頭，只可早早收拾行裝回家。假如你們要做生意的本錢，我都可以應付，古人說朋友有通財之誼，假如做朋友只是喝喝酒，遊戲玩樂，有貧困不扶恤救助，遇到患難不相照顧，那麼豬狗都不會吃這種人的肉，這還可以稱得上是人麼？」於是，吉復卿各借給他們二萬銀子。

二人拿了吉復卿借給他們的錢，又去了妓女家，妓女見他們衣飾整齊華麗，容光煥發，頗為驚訝，又像過去那樣款待他們。吉復卿催促他們回鄉，二人哄騙他說：「容我們略為收拾一下行裝，稍候幾天，萬一您有貴幹，可以先走一步！」吉復卿說：「嘻，這是什麼話！我如果一走，你們必然不會動身，就是一兩個月，我也要等候，豈敢輕易放棄呢？」

沒多久姜彥益生病躺在妓女家，趙得夫每天前去照顧，結果也感染了病症，還不到十天，二人相繼死亡。吉復卿前往哭靈盡哀，絲綢衣服，塗漆棺木，一切按照禮節裝殮，另外殺羊擺酒設祭，將棺木暫時殯寄在靈隱寺僧房。等到開船離杭的時候，又帶著酒肴前往奠祭，賦詩悼念他們，詩為：

生死交情不敢虧，一杯重奠淚雙垂。遊魂好共故人去，莫向東東怨子規。

人間急景似飛梭，枉費黃金買笑歌。斷雨殘雲休更念，相攜蓮座禮彌陀。

秋月春花開妓館，清風明月寄僧房。欲知人世傷心事，渾似南柯夢一場。

名花兩朵色偏嬌，惆悵看花客去遙。絕似章台楊柳樹，別人手裡舞長條。

泉路茫茫隔死主，江湖贏得派游名。鄰家怕聽妻兒哭，斷盡人腸是此聲。

舞團歌闌未肯休，繁華不為少年留。早知白骨無埋處，借取黃金換土丘。

祭奠完畢，解纜啟程。回到家一個月以後，吉復卿就去常州，專門探望趙得夫、姜彥益的妻子兒女，告訴他們死亡的原由，敘述殯殮的詳情。又拿出四萬貫錢給他們兩家，求他們的族人替她們代為經營、商販，使老友的妻子兒女不致於流離失所。又安慰她們說：「尊夫的屍骨，等在下經過杭州，一定取回來，在貴鄉擇求福地安葬，不要擔心。」

過後不久，吉復卿果然又到兩浙做買賣，獲利十倍，他親自前往靈隱寺，打開停厝的棺材，用小木盆盛放屍骨，帶回無錫山中，買地安葬。所有開支，都由吉復卿承擔，他還請僧人來舉行三天三夜水陸法會，為兩人薦求冥間的幸福吉復卿高潔的品格，對朋友的深情厚誼，在江湖之間廣泛傳播。

過後不久，遇到元末戰亂，人們都騷亂不安寧，吉復卿也無法外出做生意，只好默默呆在家中。突然間，趙得夫、姜彥益竟結伴而來，吉復卿忘記他們已經死了，高興的接待他們。姜彥益問他：「老朋友為什麼閒居深思，好像有很深的憂愁？」吉復卿告訴他們緣故。兩人同時回答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已經請求上天，率陰兵來護衛您的住宅家眷。」

說完就隱形不見了，吉復卿這才想起他們已經死了。自此以後，吉復的家雖然在兵荒馬亂之中，但是很少遇到驚恐不安的事，就像平時那樣安然無恙。到明朝洪武二年，吉復卿年齡八十一歲，無疾而終。

又過了兩年，同縣的徐建寅做了四川蒼溪縣丞，出巡途中在山中看到旌旗兵馬，隨從者有一百多人，氣派壯盛。徐建寅以為是上司官員，就站在道路旁邊，等候他們過去。兵馬過後，才發覺是吉復卿，他對徐說：「聽說你到此邑擔任縣丞，早就想同你見一見面了。」說完，就下馬與徐敘話，詳細詢問鄉里及自己家裡的情況。對吉復卿來說，徐建寅是姻親的兒子，於是拜兩拜問道：

「老伯謝世以來已經三年，喪服已經解除，怎麼會這樣？」吉復卿回答道：「上帝因為我小有陰德，讓我做兩川都轄的主管，職事很尊貴顯要，全四川的土地，包括沒有載入祭祀典籍的神靈，都聽從我節制管轄。前村那座古廟，就是我的官邸，部下應該有四個判官，現在還少兩名，已上奉天庭保舉趙得夫、姜彥益了，他們早晚將要到達。你應當為我修葺一下廟宇的外觀，我就可以為國家祈福保佑百姓。何況你一個年輕人，剛得官職，如果不是我暗中相助，哪裡會有這麼大的名聲？」徐拱手向吉復卿請教做官的訣竅。吉復卿說：「無非廉、恕兩字而已。只有廉潔，才可以約束自己；只有仁愛，才可以接近民眾。廉潔的話就能修養心神，仁愛的話百姓就容易和睦。百姓和睦，教化施行，就能成事了。」說完，鞍馬而行，快得像飛一樣。

徐建寅感到有點惘然，走到前面的村落，果然有一座舊的祠廟，高立在山頂。詢問當地的鄉親父老，都說：「這是都轄相公廟，已經坍塌多年了。近來漸漸有人看到有騎馬和引導隨從的，出入廟中，很有點靈驗徵兆。我們正打算翻新廟宇，但尚未動工。」

」徐丞聽了之後很高興，就把剛才見到吉復卿的事告訴他們，鼓勵他們動工翻新，同時又贊助部分經費，專門委派縣吏鄒忠監督這項工作。不久，修復工作完成，仍然高懸舊日的匾額，在堂中雕立吉復卿的塑像，在東西廊屋分別雕有趙得夫和姜彥益的塑像。還派人到夔州，求太守盛南金撰寫文章，刻在碑石上，敘述吉復卿的事跡。自此之後，這座廟的聲威和恩澤震動天下，利益恩澤昭著，遠方的百姓，碰到水旱災害或疾病瘟疫，只要到廟裡祈禱，就會有求必應。後來，徐建寅任期滿了，便道經過老家，訪問吉復卿的兩個兒子元禮和元信，特別說到了這件事。吉元禮說：「我們兄弟過去夢見二個人說：承蒙令尊大人舉薦我們擔任兩川都轄院判官，來日就要起程，所以前來拜別。近來有來自常州的人，能說趙得夫、姜彥益家中的事，也說得到這樣的夢，但都不知道什麼意思。今天聽您所說，才知道亡父早已為神，對於趙得夫、姜彥益二君來說，家父也可以說得上是讓死人復生使白骨長肉的人了。」

第二年，徐建寅再任縣丞，前往都轄相公廟謁拜，只見廟宇金碧輝煌，燈燭輝耀，祭祀所用的牲畜、酒肴、紙錢，從不脫空，處處村莊，家家戶戶，沒有不虔誠禮拜的，都希望能得到福利。聽說直到今天，這個廟宇中靈異的現象仍然十分顯著，香火仍然一直不斷。